

(德) 海因利希·哈雷 著

袁士朴 译

西藏奇遇

SEVENTY YEARS IN TIBET

1516.44
35

西藏奇遇

〔德〕海因利希·哈雷著

袁士朴译 马连元校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蜀华

装帧设计：翟跃飞

西藏奇遇

(德) 海因利希·哈雷著

袁士朴译 马连元校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75 印数：1—2,000

1986年6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70·154

定 价：1.55元

内部发行

原 出 版 者 的 话

《西藏奇遇》（英文书名“Seven rear's in-Tibet”）曾被评论界誉为“当代最杰出的一部游记”，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它所展示的场面实在太奇妙了。可以说，没有哪位欧洲人曾象作者一样如此深入地潜入到西藏这片禁地的内部，更不用说在那里居住的时间如此之长了。

海因利希·哈雷是德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员，又是奥林匹克滑雪冠军。正当他在攀登喜马拉雅山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了。他被英国人拘留了起来，并被关押在设在印度的战俘营里。他曾两度逃跑，但都失败了。在第三次逃跑时，他同一名伙伴成功地逃脱了英国人的监禁，乔装打扮，冒充印度人，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了西藏。他们穿过了荒原，历尽了艰险，终于来到了“圣城”拉萨。在拉萨他们争得了居住权，并且找到了工作。他们发现西藏人民在千年的宗教迷雾中逐渐觉醒，开始向往现代思想与文明。尽管他们知识有限，人们纷纷向他们求教，并称他们为“万事通”。他们很快就被家喻户晓，名扬拉萨。有关他们的消息终于传进了达赖喇嘛的耳朵，他们开始走运了。哈雷与年幼的达赖交上了朋友，并受拜为师。由于他与“神王”之间的密切关系，使拉萨上下对他无不敬畏，连那些大权在握的喇嘛活佛也怯他三分。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他仍旧留在拉萨，一直呆到共产党军队快到拉萨为止。他曾陪伴达赖逃到亚东，并向达赖传递过极重要的有关和谈的信息。在达赖返回拉萨的前夕，他以十分留恋的心情离开了西藏，返回了欧洲。在本书中他把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并收进了一些他亲手拍摄的精彩照片。

（按：因原书照片模糊，不便复制，故未刊出。）
英国“七联影业公司”已将此书搬上了银幕，哈雷本人在影片中扮演主角。

目 录

原出版者的话	I
第一章 被俘入网	1
第二章 脱网逃生	23
第三章 进入西藏	43
第四章 幸福乡村	67
第五章 流离颠沛	91
第六章 险恶旅程	114
第七章 禁城拉萨	142
第八章 浪静风平	163
第九章 获准避难	190
第十章 拉萨见闻 (一)	207
第十一章 拉萨见闻 (二)	231
第十二章 流产政变	255
第十三章 官运亨通	267
第十四章 出事前夕	294
第十五章 我为师尊	316
第十六章 风云突变	335
第十七章 再见, 西藏	352
译 后	368
编 后	372

第一章 被俘入网

战争爆发与被捕——德拉登镇——与马策斯相遇——逃跑——马策斯拥抱我——夜间逃奔白天休息——鲑鱼与香烟——恒河与朝圣者之路——再次被捕——单独逃跑——重陷魔掌

一九三九年八月底，我们已经完成了登山线路的考察工作，找到了一条新的通向顶峰的线路。我们几个考察队员正在卡拉奇等候一艘货船，准备返回欧洲。我们所等候的那艘货船已误期很久，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奇肯、洛宾胡佛和我决心挣脱秘密警察已经开始为我们设下的罗网，尽快逃走。只有奥夫斯内特宁愿留在卡拉奇。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相信还会发生第二次大战。

我们其余的人计划穿过波斯，再从那里找条回家的路。我们很快地甩掉了正在盯梢的秘密警察，开着一辆摇摇晃晃的破汽车，穿过了几百英里的沙漠，勉强地抵达了卡拉奇西北的拉斯贝拉公国。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不幸，有八名士兵突然把我们看押起来，理由是我们需要“人身保护”。虽然德国与英国之间还没有交战，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俘虏。

在“可靠的”保镖的护送下，我们又回到了卡拉奇，并又遇到了奥夫斯内特。两天之后，英国正

式向德国宣战了。此后发生的一切是完全可以估计到的。在宣战后的几分钟，二十五名武装到牙齿的印度士兵冲进了我们所在的餐厅的花园，强行把我们带走。一辆警车把我们送到了一座事先安排好了的围有铁丝网的监狱里。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临时转运站，两个星期之后，我们被转移到靠近孟买的一座巨大的集中营，地名叫阿米那格尔。我们住在拥挤不堪的帐篷与茅屋中，里面人声喧闹、吵吵嚷嚷。“不，”我想：“这与阳光灿烂、谷深林静的喜马拉雅山地带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绝对不是向往自由的人所能忍受的地方。”于是我决心寻找机会逃跑。

当然，想逃跑的人不只我一个。在同伙的帮助下，我搞到了罗盘、钱和地图。我甚至还弄到了一副皮手套和一把铁丝钳子。这些东西都是瞒过了岗哨被人偷偷地带进来的。后来得知，因为仓库里丢失了这把钳子，许多人遭到了严厉的讯问。

由于都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我们一再推迟了行动计划。但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又被转移到了另外一座战俘营。这一次是由一个车队押送，朝着一个叫迪拉里的地方驶去。每辆卡车装载十八名俘虏，每辆车由一名印度士兵押送。士兵的步枪用一条链子拴在腰上以防被人夺走。在车队的首尾各有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担任警戒。

当我们还在阿米那格尔战俘营时，洛宾胡佛和我曾计划在转移的途中逃跑，因为转移后的新环境

可能为逃跑带来新的困难。所以，我们都坐在车的后面。算我们幸运，这一带的道路回旋曲折，急弯很多，前后的车辆都被裹在尘土里——我们发现这是容易逃跑、并能隐匿在密林中的绝好机会。押车的士兵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前头的车辆，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会发现我们跳车的。我们放过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跳车的机会，一直等到最后，以便能在跳车后跑到押送路线附近的中立的葡萄牙飞地。

时机终于到来了。我们都一一跳下了车，我跑了约二十码，躲藏在一片树林后边的一个小土坑里。使我吃惊的是，整个车队立即停了下来，接着听到了警笛声与枪声，又看到士兵们追向道路的另一侧。我明白了：准是洛宾胡佛被发现了，他带着我们逃跑用的重要用品，他被抓住，我也跑不成。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又偷偷地爬到了^上车上，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丝毫没有被发现。只有我的同伙看见我曾经跳车，但他们一声不吭。

接着我就看到了洛宾胡佛：他举着双手站在一排上了刺刀的士兵面前。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非常失望，心都碎了。我不能责怪我的朋友。洛宾胡佛在跳车的时候手里提着沉甸甸的口袋，里面装满了我们逃跑时所必需的用品。看来士兵听到了物品落地的叮当声，他还没有来得及躲入树林就被士兵们抓住了。从这次冒险中我们吸取了一个痛苦的然而又是十分有益的教训：在集体逃跑时，每一个人必须各自携带他所需要的物品。

在同一年，我们又被转移到另一座战俘营。这一次是用火车押送，这座战俘营是印度最大的一座，离德拉登镇不远。在附近的山坡上建有许多别墅，有钱的英国人和印度人常来这里避暑。这座营地分成七个区，区与区之间由双层铁丝网隔开，整个营地又被双层铁丝网圈了起来，两层铁丝网中间有巡逻队在不停地进行巡逻。

新战俘营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原先的逃跑计划。在平原地区时，我们总是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中立的葡萄牙飞地上。而现在，喜马拉雅山脉就横在我们的眼前。穿越山口到西藏去这一念头一直打动着我们这批登山健儿的心弦。我们想最后逃到在缅甸或中国的日本防线。

在这种条件下，向着如此遥远的目标奔逃，需要我们做许多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们已经打消了战争很快就要结束的念头，甚至根本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决心逃跑，就应当进行系统的筹划。穿过人口稠密的印度本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意味着手头必须有大量的金钱，并且会讲流利的英语——这两项我一项也不具备。不难想象，我的选择是朝着空旷的西藏这个方向。一想到喜马拉雅山，我的心就激烈跳动起来，即使遭到失败，在高山上享受片刻的自由也是值得的。

现在我着手学习一点印地语、藏语和日语；在战俘营的图书馆里，我几乎读完了所有有关亚洲的旅游书籍，特别是那些同我计划中的逃跑路线有关

的书籍。我从中摘录资料，并且把最重要的地图描绘下来。和我一起来到德拉登镇的奥夫斯内特拥有各种各样的有关亚洲探险的书籍和地图。他也聚精会神地阅读着，并且把他所做的笔记和勾画的地图借给我参考。我用复写纸将这些资料誊抄了两份，一份随身携带，另一份保存起来以防原件丢失。

从我所选择的逃亡路线来看，保持健壮的体魄是至为重要的。白天，我总是在露地上锻炼上几个小时，风雨无阻；夜晚，我悄悄地仔细研究着哨兵们的行动规律。

我最大的顾虑是手头的钱太少了。我把所有可以不用的东西都卖掉了，但积蓄仍然寥寥无几，根本无法应付在西藏的生活需要，更不用说行贿送礼了。行贿和送礼在亚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尽管如此，我仍然有条不紊地按原计划行动，并从那些不愿意逃走的人那里募集了一些捐赠。

我本来打算单独出逃，以免为别的伙伴所连累，甚至挫败我的计划。但是有一天，我的朋友鲁尔夫·马格奈尔告诉我，一位意大利将军也有逃走的念头。从前我听说过这位将军的名字。在一天晚上，马格奈尔与我爬过了铁丝网进入了另一个区。在这里一共关押着四十名意大利将军。我见到了我的未来的出逃伙伴，他的名字叫马策斯。从外表上看，他是位典型的意大利人。他的年龄约四十出头，瘦长的身材，文雅的举止，穿着一身笔挺的制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体格相当健壮。刚见

面，我们彼此难以对话，因为他不懂德语，我又不
懂意大利语。幸亏我们还多多少少懂得一点法语，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结结巴巴地谈了起来。他向我
介绍了阿比西尼亚的战争情况以及他早期制订的从
战俘营出逃的计划。幸运的是，一位英国将军赠给
了他一笔款项，这样，路费也就不必发愁了。他说
他有办法弄到逃跑时所需要的一些用品，这也是我
所无法弄到的。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位熟悉喜马拉雅
山地形的伙伴。这样，我们两人就结成了逃亡联盟；
我负责制订全部的出逃计划，他负责资金与装备。

我每周好几次爬过铁丝网去找马策斯商量，通
过反复练习，我几乎成为偷越铁丝网的专家了。出
逃可采用数种方式，但我认为最可靠的方式必须符合
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在环绕营区的两道铁丝网
之间的狭窄通道上，每隔八十码就有一个小草棚，
值班的岗哨白天就站在棚底下以躲避热带炙人的
骄阳。如果我们从这座棚顶上爬过去，也就等于
一下子翻过了两道铁丝网。一九四三年五月，一切
准备就绪了。我们有了钱、罗盘、手表、鞋子、食
物，而且还弄到了一顶登山用的小帐篷。

在一天夜里我们决定动身。象往常一样，我溜
进了马策斯所在的营区。我们把事先藏好的一架小
梯子竖到了草棚的墙上，接着又在阴暗处躲了起
来。时间接近午夜，再有十分钟就换岗了。等待换
岗的哨兵打着哈欠，懒洋洋地按照固有的路线踱来

踱去，几分钟之后就走远了。就在这时候月亮从茶山的背后升起。

成败在此一举。现在不走，以后就走不成了。

两个哨兵已经走到了最远点。我从黑影里站起来，把梯子靠在草棚上面的铁丝网上。我立刻爬了上去，并把棚顶上的一团铁丝网剪了个洞。马策斯用一根带有铁钩的棍子从后面把铁丝网拨到了两边，以便让我先爬到棚顶。我们事先都有所交代：等我钻过之后，我再用双手把铁丝网撑开好让他立即通过。但是他却迟迟没有上来。他迟疑了片刻，因为哨兵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走来。我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事到如今，容不得片刻的迟疑了。我一把把他拉上了棚顶。他爬过棚顶，沉重地跳了下来，自由了。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鸦雀无声的。岗哨被惊动了，过了片刻就响起了枪声。枪声划破了深夜的沉寂，但我们却已经消失在丛林里了。

逃出来之后，马策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热烈地拥抱我，亲吻我，充分表达了南方人所固有的炽烈感情。但是，现在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照明弹腾空而起，哨声在附近响个不停，这说明追捕者已经沿着我们的踪迹追了上来。我熟悉近路与岔道，因为我曾经来这里散过步。我们躲开了大路，绕过了村庄，在密林与荆棘中夺命奔逃。刚逃出来时我们几乎没有觉得身上背着行李，但是渐渐地我们就感觉到了行李的分量。

在我们来到一座村头时，忽然听见有人正在敲鼓。我们立即意识到有人正在用鼓声发出警报。在纯粹由白种人构成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很难想象到这样一事实：在亚洲，白种人外出时几乎毫无例外地由佣人陪同，而且自己从不扛着行李，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行李。当这里的村民发现自己背着行李徒步穿过乡间的两位欧洲人时，他们怎么能不大惊小怪呢！

我们知道印度人害怕在夜间进入丛林，因为林中野兽很多。因此，我们决定晚上行进，白天休息。在战俘营里我们常常从报纸上读到有关老虎吃人和豹子伤人的报导。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来不及考虑了。

天亮时我们已经跑得疲惫不堪，于是就躲进一条山沟休息，吃点东西。在这里呆了一整天只看到了一个放牛娃，好在他没有发现我们。这一天烈日当空，晒得沟里的石头滚烫滚烫，我们也被晒得浑身冒油。最糟糕的是我们各自只带了一把水壶，一壶水显然是不够喝一天的。我们渴得喉咙里几乎冒烟。一整天真是难熬啊！在歇息了一整天之后，夜幕刚一降临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焦急心情，赶快登程。由于急着赶路，我们总是觉着夜间太短了。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条通向喜马拉雅山的捷径，以便早日到达安全地带。

在逃出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翻过了第一道山梁。在山顶上我们休息了片刻，看到万盏灯火在三

千英尺以下的战俘营内闪烁着。到了夜间十点一刻，所有的灯火顿时熄灭了，四周探照灯的光柱勾画出巨大的人间地狱的轮廓。

现在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自由的真正含意到底是什么。我为自己能重获自由而庆幸，同时对于仍然被关押在铁丝网里面的两千名战俘深感同情。

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沉思冥想，必须尽快地找条下山的道路朝着朱姆拉河河谷进发。对于这一带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在一条狭窄的山谷中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能再往前走了，只好等待天明。山谷中既僻静，又安宁，是个藏身的好地方。我毫无顾忌地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金发和胡须染成了黑色，用猪油和颜料把脸和手涂成了棕色。就这样，我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位印度人。这一化妆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极为重要：倘若有人盘查我们，我们可以回答说我们是去恒河朝圣的香客。至于我的伙伴，他的皮肤已经够黑的了，远看不会引起怀疑的，因此他也就无须化妆。

这一天没等到天黑我们就出发了，但很快就为我们的性急而感到后悔：刚一翻过山坡我们就遇见了一些正在插秧的农民。他们半裸着身子在泥泞的稻田里弯腰插秧。看到两位身背行李的陌生人突然从没有道路的深沟里爬了出来，他们全都愣住了。一位老农用手指了指山坡上的一座村庄，好象是在说朝着他所指的方向就可以走出这道沟。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们只是点了点头，但却暗暗地加快了

步伐，径直朝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奔去。经过几个小时的爬上爬下，我们终于到达了朱姆拉河。

夜幕降临了。我们计划沿这条河逆流而上，走到它的支流阿克拉河，然后再奔向它的分水岭。从分水岭再去恒河就不大远了。沿着恒河我们就可进入喜马拉雅山。到此为止，我们所走过的多半是些平原地带，只是偶尔沿着渔民踩出来的河边小道行走。这天早晨马策斯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用糖水为他做了点玉米粥，经过再三劝说他才勉强吃了一点。非常不幸，我们选择的这个地段极不适于宿营。这里有成群成群的巨型蚂蚁，被它咬上一口就会引起剧痛。所以，尽管我们已经精疲力竭，却不敢躺下来休息。太阳好象是被钉在空中似的，白昼真长啊！

接近傍晚，我的伙伴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急于启程往前赶路。这也许是个吉兆，说明他的体力已经得到了恢复，为此我也充满了信心，连他自己也觉得完成当天夜里的行军任务没有问题。但是，一到半夜他又垮下来了。我这才发现他的体力根本达不到这次出逃所要求的起码程度。我平素的艰苦锻炼为我换来了一副健壮的体格，只有现在才证明健壮的体格是十分难得的财富。对我是如此，对他也是如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行李加到我的肩上。我应当补充一句，在我们的背囊外面还套上了一层印度麻袋，为的是避免引起人们的怀疑。

在随后的两个夜晚，我们踉踉跄跄地逆流而

上。每当被巨石或丛林挡住了去路，我们就不得不蹒跚过阿格拉河另寻新路。有一次我们正在两块巉岩巨石之间休息，忽然发现几位渔民朝着我们走来，但没有发现我们。还有一次，我们几乎与一群渔民撞个满怀。由于再也无法躲避，我们只好用十分蹩脚的印地语向他们要了几条鳊鱼。看来我的伪装没有露出破绽，他们毫不犹豫地卖给了我们几条，并且还为我们煎了煎。我们一面抽烟，一面攀谈了一阵子，只是那短小的印度卷烟不合我们欧洲人的口味，抽起来满口苦涩。马策斯是个烟鬼，抑制不住香烟的引诱，也伸手要了一支。但是还没抽上两口他就被呛得失去了知觉！还算幸运，不一会他就苏醒了过来。我们继续赶路。

后来，我们又遇到了一些挑着酥油进城的农民。不一会我们就彼此热乎起来。我们恳求他们卖给一点酥油。有一位农民同意了。但是，当他用他那又脏又黑的手从他的坛子里往我们的水壶里抓酥油时，我们两人恶心得几乎呕吐起来。

山谷终于变得开阔，眼前呈现出一片玉米地和稻田。在白天想要找个僻静的地方越来越困难了。一天早晨我们又遇到了一伙农民。这些人问了我们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问起来没完没了。我们背起行李拔腿就走。还没来得及找个藏身的地方，就听见有人喊我们停下。随后我们又遇到了一伙人，一共有八个。看来我们的佳运从此就宣告结束了。他们问了一大堆问题，但我只作一种回答：“我们是